



“玉龙三国”巡源流

东巴文化揭秘

SECRETS OF THE DONGBA CULTURE

木丽春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玉龙三国”巡源流

东巴文化揭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木嗣春著 丽江地区文化局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杨仲禄

封面设计: 赵有恒

插图: 杨国相

东巴文化揭秘

木丽春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民族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29000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22-01734-8 / G · 184 定价: (软精) 13.80 元

序

木荣相 和家修

居住在祖国大西南滇西北高原上的纳西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仅有 28 万人口的一个少数民族，但她却是一个在中外享有盛名、具有魅力的民族。半个多世纪以来，纳西族越来越被中外专家学者所关注，考察研究和介绍的专著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又形成了国际性的纳西研究热和到纳西族聚居地丽江的观光旅游热。

纳西族之所以被国内外专家学者和观光游客所青睐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纳西族聚居在万里长江上游、美丽神奇的金沙江畔。金沙江在这里千姿百态，时而她是一个婀娜温柔而又多情的金沙姑娘，流传着她与玉龙、哈巴两座雪山“伙子”谈情说爱、捉迷藏的优美传说；时而她变成凶猛澎湃、惊涛拍岸的大蛟龙，创造出高差四千多米举世闻名的大峡谷；多数时候她是一个善良的母亲，洒洒洋洋，悠悠东流，滋润养育着两岸的生民，使这一方土地充满生机与活力。金沙江、玉龙山、泸沽湖为纳西族创造了诗画般生存的仙境，美丽的自然风光磁铁般吸引着中外游客。二是纳西民族创造了古老而又神奇的东巴文化，产生了以东巴文化为内涵的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纳西族以得天独厚的优美外部环

境和以古老神奇的内部民族文化传统自立于中国和世界民族之林，在地球上独放异彩。

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是一种古老而又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文化，是伴随着纳西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演化的活形态文化。东巴文化的特征、价值和魅力在于一是具有原始性。纳西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族源有的考证认为是几千年前我国西北部的古羌，有的认为是远古时期就生存于丽江的土著。东巴文化从内容上虽有反映近代纳西族社会生活的，但更多的是反映了史前时期纳西族先民的社会生活。东巴文化给我们提供了纳西先民生存和进化发展的生动图景，是研究古代民族、古代社会的珍贵资料。二是具有广博性。通过东巴文字经典、口头流传及民间习俗所反映的东巴文化涉及农业、畜牧、矿冶、战争、宗教、民族、民俗、语言、文字、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伦理、气象、生物、医药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广博内容，是了解和研究古代纳西族的百科全书。三是具有神奇性。东巴文化既反映了采集、游猎、游牧、火耕等原始农牧业时代，又反映了近代农耕、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经济；既反映自然崇拜、鬼魂崇拜，又反映祖先崇拜；既有原始宗教的特征，又有人为宗教的痕迹，但又都不是典型的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文化。从表现形式上看，东巴文化最神奇的地方是以一种提醒式的兼有图画、象形文字性质特征的东巴文字和具有符号文字性质的格巴文字作为主要载体，同时还以口头语言、动作器物、民间习俗等作为次要载体。四是具有民间性。东巴文化虽是一种内容很深的神奇文化，但又是一种民间普及性、大众性的全民文化，它植根于生产生活土壤和广大纳西族民间群众中，因而这种文化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实践性。

东巴文化的这些特征决定了东巴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同时也

决定了研究探索东巴文化神秘真谛的难度。比如，东巴文化的内容十分古老和广博，而作为这种文化主要载体的东巴文字仅是一种提醒式的不精确的原始文字符号，能识读这种原始文字的老东巴已屈指可数，因而不给研究探索带来种种不便，而且抢救翻译任务也十分紧迫；东巴文化的真谛和精髓犹如真金深藏于神秘的东巴文字砂砾中和广袤的民间泥土中，因而探寻挖掘更费功夫，必须进行长期的、立体的综合研究开发。幸而中国不少有识之士和国外一些学者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了这种沙海探宝的研究开发，方国瑜、陶云逵、傅懋绩、李霖灿等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新中国建立后，东巴文化的抢救翻译和研究探寻工作虽不时受到“左”的思想干扰，但仍有一批新成长起来的有志之士执着地进行着东巴文化的研究，把抢救和研究工作推向前进。本书的作者木丽春同志就是这样一位立志东巴文化的抢救和研究的后继者。

木丽春同志出生在丽江拉市坝纳西族农民家庭，从小在东巴文化的熏陶中长大。50年代初，在读高中时就根据东巴经典《鲁般鲁饶》大胆尝试翻译创作了悲剧长诗《玉龙第三国》。参加工作以来，他翻山越岭收集东巴经典，深入田野采摘纳西民间文化之花，虽在“左”的思潮和“文革”中被冲击，但始终对东巴文化的探索研究锲而不舍，一生咬定东巴文化不放松。他坚持以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在注重对东巴经典的探索研究的同时，十分重视对纳西民间社会和民间文化的田野考察，对东巴文化进行了长期的、立体的、脚踏实地的综合研究思考，先后发表了不少有独到见解和有份量的东巴文化研究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关注和反响。

从国内和世界范围来看，对东巴文化的研究探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仅只是开始，对一些结论和观点不必忙于作是非断

定，学术上的争鸣是有益的。但从《东巴文化揭秘》一书来看，木丽春同志的研究探索思路和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他研究探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丰富的存活在纳西民间的民俗文化和堪称“活化石”的东巴古籍资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的、原始思维型的深层次的具体的比较分析，然后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从而在研究探索中避免了东巴文化现代化倾向，即避免了用现代人的认识和理解来取代原始人的认识和理解，用今天的概念来强加在原始纳西先民头上，用汉文化的习惯看法来框定东巴文化的特殊内涵等倾向。

《东巴文化揭秘》一书紧紧围绕着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即灵魂观念的这一问题，揭示了纳西族先民的灵魂观念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提出了纳西族的灵魂观念，是以人（氏族成员）和图腾祖先共同拥有的集体观念的灵魂“素”，以及人死后灵魂的归宿问题，揭示了纳西族丧葬文化的演变历史；围绕这个以集体观念的灵魂所具有的灵魂可分、可娶、可嫁、可拴等的文化内涵，揭示了纳西族的婚姻文化和情死文化的演变历史；以集体观念的灵魂的生和死的转化，揭示了纳西族先民的生死观念的演变历史；以集体观念的灵魂，进一步揭示了原始祭祀文化是以多元崇拜文化为内容的集体灵体具象相对应的集体观念的灵魂相互沟通和联系关系，进一步探索了“嘎本”祭祀文化与祭天祭祀文化的承传关系；从纳西先民的图腾崇拜文化内涵的探析，揭示了先民以控制和驱使图腾物为内容的巫文化内涵；从纳西先民与自然神的关系中，先民对自然神的祭仪文化内涵，还揭示了先民对自然神的祭仪供品文化，是以施药医病为内容的祭祀文化。总之通过这些，进一步揭示了以还欠债为内容的东巴教的教义。从东巴教的鬼神谱系的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轨迹中，揭示了东巴教的鬼神是以灵魂信仰为内容的单一神崇拜演变为多神崇拜、又从多神崇拜

向单一神崇拜过渡的鬼神谱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东巴文化揭秘》的作者还认为东巴教是在祖先崇拜阶段上形成的，是东巴祭司用祖先崇拜的观念和方式改造刷新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注入大量的新的更为复杂的观念及内容，使图腾崇拜沦为祖先崇拜（即对人的崇拜）的附属物，围绕着祖先崇拜的活动来旋转的一种民族宗教。《东巴文化揭秘》一书，展现了纳西族原始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中原始宗教和宗教系统形成和发展的丰富的历史迹象，揭示了东巴文化在阶级社会时期原始宗教演变的历程和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为探索原始社会人类原始宗教发展历史规律开创了一条新路。

过去研究原始文化、原始宗教，一般都以西方和国内权威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调查为中心，而《东巴文化揭秘》一书却是从东巴典籍和作者田野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所涉论的新领域是前人较少触及的，由此我们看到我国原始宗教的宝藏比世界其他各地都丰富得多，而且是存活的、不死的。在纳西族东巴文化日益成为国际性的重要研究课题的时候，《东巴文化揭秘》一书的出版问世，无疑会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者踊跃参加东巴文化的研究探索。

走向深层

——序《东巴文化揭秘》

杨仲禄 张福三

本世纪五十年代，文艺工作者在滇东南圭山发掘出了彝族民间长诗《阿诗玛》，一时蜚声海内外；与此同时，滇西北丽江县的两位中学生根据民族传统题材创作了长诗《玉龙第三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两部长诗成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宝藏的标志，像两颗星星闪耀在云南上空，从此激发起了云南调查、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艺的热潮，而“玉龙第三国”一词则成为丽江纳西人追求理想幸福的一个代名词。两位中学生中有一个名叫木丽春，就是今天这《东巴文化揭秘》一书的撰著者。木丽春是乡村里有名的民间歌手，故事讲述家，村里凡是农耕喜庆、婚丧嫁娶、祭祀典仪都有他在场。他中学毕业时曾有一次录取参加工作的机会，但纳西的土地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纳西的文化像扯不断的脐带一样牵缠着他，他考虑再三，毅然辞掉工作返回了家乡。四十年来，木丽春巡行在神秘的文化王国里，扎根在纳西人民当中，他写诗，写小说，抢救东巴经，辅导群众文化，更多的则是潜心东巴文化的探索和研究，陆续发表研究文章，多有独到之见。直至今天出版专著，从一个歌手成长为一个通晓本民族历

史和文化并有独到建树的土专家、土学者。木丽春走的是一条独具个性的道路。木丽春的成长道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纳西族学术、文化的发展和成就。

我国文化热的兴起与持续发展，在许多方面正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不仅对文化的包容性和渗透性有了新的理解，就是对文化的本质、功能、价值以及它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也在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估。文化的界定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文化已不单是学者手中的一个概念，一个体系，一个模式，它已从教科书里走出来，加强与现实生活的各种联系，从文化学的角度去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去把握当代社会的各种冲突和民族矛盾，去探索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规律，去揭示提高各民族的文化素质的重要意义等等。

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本身，也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忽视对一个社会、一个区域、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你就不可能更好地去认识它们的昨天，也不可能更好地去把握它们的今天，更不可能更好地去创造明天。基于这样的共识，人们把重点放到对我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上。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理所当然地在我国民族文化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几年来，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异军突起，成果累累，举世瞩目。虽然他们所持的观点不同，体系各异，结论也不尽一致，但从总体水平看，我省民族文化的研究，正逐步从文化资源的初加工走向深加工，从描述型走向理论型，从表层走向深层，建构着具有云南地方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造就了一支有创造性的民族文化研究队伍。而各民族自己的学者，无疑是这支队伍中的生力军。纳西族作家兼学者的木丽春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的《东巴文化揭秘》一书的出版，又为我省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

毋庸讳言，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它具有一般宗教文化的共同品质，又具有自己民族的特性，它经历了由自然宗教向人为宗教发展的过程，它有自己的产生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宗教观念、意识、感情、宗教教义、规范、典章制度以及祭祀仪式等，始终是它的核心。无论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还是后期的祖先崇拜、鬼神崇拜，无不是围绕着这一核心在运作。恩格斯说：“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宗教文化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宗教文化是一种特殊文化。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与人类创造的其它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伴生在一起，尤其是在它发展的初期，它们之间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积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宗教文化，已不单纯是宗教意义上的东西了。无论是它的内涵与外延都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在许多方面都拓展了自己，超越了自己，它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文化既有精神层面，又有物质层面；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行为道德规范；既有政治内容，又有经济行为；既有宗教的神圣，又有世俗的活泼；既有狂热的宗教情感，又有精细的理性认识；既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又包含着原始的科学的萌芽；文学艺术、天文历算、民情风俗等，无不囊括其中。这就是我们前面指出的文化的包容性和渗透性。对待各民族这种特殊的宗教文化，我们决不能用“一言以蔽之”式的简单方法去加以肯定或否定。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的那样：“在人类文化的所有现象中，神话和宗教是难相容于纯粹逻辑分析的。”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木丽春的《东巴文化揭秘》是做得比较好的。他在

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东巴文化进行了多侧面的综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提出许多独特见解。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

在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应消除这样的误解，认为它只是一种文化化石，是过去时代的残留物。诚然，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他们的文化发展较为缓慢，在传统文化里，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性，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民族的文化是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割断联系的僵死的东西，恰恰相反，由于它们的载体和传承方式的特殊性，与先进民族的文化相比较，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该民族的社会生活却有着更加广泛更为密切的联系。它呈现出的是—种活的文化形态，有的仍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发生发展的生命机制。这种生命机制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只存在着大小、强弱的区别。正是这种内部的生命机制，决定和制约着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适应和再生能力。它存在于民族文化的选择与重构之中，它运作于民族文化的开放与兼容之中，它显现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变异之中。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是生命机制较强的文化。这使它能在强手如林的民族文化的碰撞中不仅能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特性，而且还能在民族文化的交融里不断发展壮大。木丽春的《东巴文化揭秘》较充分地阐释了这一点，这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内容丰富，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载体，并形成独特的文化体系。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文化层次和侧面去认识它。木丽春在深入广泛的田野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引人思考、富于启发性的见解，为东巴文化的研究扩展了新的视角，提出了新的思路。我们认为作者在下面几个方面作出了有

价值的探讨。

图腾崇拜：人们普遍认为图腾这个概念是在十八世纪中叶，由一位叫约翰·朗格的人提出来的，后来为中外文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所普遍采用。但由于地域不同，民族各异，各民族传统的图腾文化所处的发展层次不同，以及研究者所取的角度不一样，对图腾的解释是各异的，从而衍生出不同的观点和学派。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在人类文化产生的初期，自然界是原始人类选择的唯一对象。因此，从图腾文化来看，最原生的图腾物多为动物，其次是植物或无生物。每一个特定的民族的先民选择什么动物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它的含意、价值取向是什么，也是千差万别的，在普遍性中含有各自的特殊性。

《东巴文化揭秘》指出：纳西族先民主要由梅、禾、束、尤四个氏族组成，它们的原生图腾是：蛙、蛇、熊和猴。为什么选择这四种动物作为图腾呢？本书认为，除了地域环境的因素之外，纳西族原始先民欲求民族增殖的生殖意识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图腾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民族的繁衍。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部落群的扩大和联合，纳西族先民在原生图腾的基础上产生了更高层次的图腾形象：蛙头、人身和蛇尾，称为“术”。纳西族先民称这种图腾为“阿术”，意为父亲的亲戚，而纳西族称父亲一词也为“阿术”。从这两者的关系显示出次生图腾“术”是纳西族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的产物，注入了父权制的权威。当图腾崇拜已不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时候，次生图腾“术”又置换变形为管理自然界万物的术神，有了更高的神格，有了更新的价值取向。但有关“术”的一些图腾禁忌仍然被承袭下来：“术神管着山林，不能乱砍乱伐；管着水源，不能破坏水源；管着牧场，不能污染牧场；管着飞禽走兽，不能乱捕乱杀……这些人的行动规范是通过图腾禁忌，使人对自然界索取生活条件囿于一定

的方式和限度。约束人对自然界的过限索取，保持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我们认为，本书对纳西族图腾崇拜的这些论述是别开生面的。

灵魂观念：灵魂观念是各民族宗教（无论是自然宗教或者是人为宗教）的灵魂。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观，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种种宗教仪式和民俗规范。《东巴文化揭秘》一书对此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是本书最有价值和最精采的部分。本书指出，纳西族的灵魂观念产生较早，在图腾崇拜时期就已成熟。只是这个时期的灵魂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的群体灵魂，没有成员个体的灵魂，而且它是用血缘为纽带把人的灵魂和图腾祖先的灵魂联系起来。纳西族先民把这种人与图腾祖先共同拥有的灵魂称为“素”，意为一母所生的一窝灵魂，具有可死、可变、可生的功能，并有其标志物具象。

而发展到祖先崇拜时期，“素”灵魂观念发生质变，由人和图腾祖先共同拥有的“素”灵魂，发展演变为父系家庭成员共同拥有的“素”灵魂。图腾祖先的位置为父系祖先所取代。这时的“素”灵魂除了沿袭原有的可死、可变、可生的功能外，又获得了新的可分、可嫁、可娶、可拴等功能，而人死后，这个“素”灵魂的可变功能，不再是变为原来的图腾物，而是变为祖魂。同时“素”灵魂发生裂变，从中派生出一个叫“罕”的灵魂，即祖魂，它具有可失、可招、可赎、可引、可附体等功能。

在这种灵魂观的影响和制约下，各种宗教祭祀典仪和各种民俗规范便产生了：灵魂的失去或离去，人就会生病，因而在东巴教的神坛祭祀中，就出现了招魂、赎魂、传魂、打魂、引魂、导魂等仪式。纳西族的青年男女在未满十二岁以前是没有灵魂的；在满了十二岁时，必须举行“拴素”（拴灵魂）为内容的成年仪式（即男穿裤，女换裙），将获得的个体灵魂变为整个氏族（或家

庭)成员共同拥有的集体灵魂之后,才变成真正的人,才获得人生的各种权利。到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时,有了男娶女嫁的文化内容,在娶嫁过程中在女方要举行“分素”(分灵魂)的仪式,在男方要举行“拴素”仪式,即把出嫁女的灵魂从女方家庭的集体灵魂里分出来,把它拴系到男方家庭的集体灵魂里。一个家庭人口增长了就要分家,分家时要举行“分素”的仪式,一个新的家庭方能建立。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要回归祖源故地,与祖先团聚,因而要举行“送魂指路”的葬仪,念送魂经,一站一站地按照这个民族迁徙的路线送走;不举行这种仪式,死者的灵魂就会变成孤魂野鬼,危害人间。纳西族先民还认为:身死灵不死,存活的灵可以通过食用或者某种仪式把死者的灵(包括智慧等)转移到后代身上,等等。这些都为我们深刻地去认识纳西族传统文化中独特的灵魂观创造了条件。

还债意识:《东巴文化揭秘》对东巴教的祭礼文化提出一个新颖的见解,就是东巴教的祭祀活动一般都是围绕还欠债这个内涵进行的。纳西族祭祀一词曰“查肯”,意为施药;“术查肯”,意为给术神灵施药医治伤残还债。据作者考证,这种“还债”意识产生很早,它与灵魂观念的萌生结合在一起,是纳西族先民对自然界的万物进行人格化加工的结果。在他们的眼里,自然界的万物也同人一样是有灵魂的。人类为了生存、繁衍,以获取自然界的动植物为自己的生存条件,这样就造成了对这些自然物灵的伤害,于是在初民的内心世界里就产生了一种负罪感,这种负罪感造成初民精神上的不平衡。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自我解脱,消除这种负罪压力,于是就产生以施药治病为还欠债的宗教祭祀典仪。而“术”神是掌管万物的总神灵,这种祭仪主要表现在向“术”神灵偿还欠债。后来这种还债意识又扩大到社会人事领域。

本书以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材料生动地论证了这一点。

比如在向“术”神灵举行祈求赐予仪式的时候，忌向“术”神磕头，因为“术”与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行祭时也不杀以牺牲、供品，而是取以牛羊奶汁洒之，称曰：为“术”施药。是纯属医治疾病的行为。因为“术”赐予人类所需要的东西，同时本身也受到了伤害。为什么以牛羊奶洒之呢？因为在原始先民看来，牛羊奶为哺育万类物种的灵药，是生命维系的圣水，所以要以牛羊奶为供品，为术施药治病。在纳西族古代神话《鹏术争斗》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鹏代表人类的利益与术作了斗争，术被迫答应人类的要求，但术在与鹏的争斗中受了伤，人类答应举行祭术仪式，给术施药治病，还欠债，这场争斗才平息下来。在纳西族的丧葬习俗中也溶进了后人为死者还欠债的内容。

《东巴文化揭秘》一书对东巴文化的深层内涵的揭示还不只这些。比如对纳西族古代婚姻形态的更迭，丧葬习俗的演变，生死观念的发展，东巴象形文字的创造，祭天文化的内涵，图腾服饰的遗留，以及东巴文化中的许多特殊文化现象，都作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本书还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作者没有孤立地、封闭地去把握纳西东巴文化，而是把它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这个大背景上，放到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中，从文化的整体性上去揭示东巴文化的种种奥秘，从发展变化中去认识东巴文化的特质；二是本书的许多结论不是面壁虚构的结果，而是建立在深入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的，丰富的民族学材料为本书增添了特色。《一个东巴祭司的经历》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样的记录文字，不是深谙东巴的宗教心理和本民族文化底蕴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它不仅是一篇生动的故事，其研究价值甚至在一般的学术论文之上。这也是那种经院式的研究和浮光掠影的采访所不及的。

《东巴文化揭秘》在方兴未艾的纳西文化研究中是一枝独异

的花朵，其独异的芳香将更加引起人们对东巴文化的关注和兴趣，其成果将更加启发和促进东巴文化的研究走向深入。木丽春没有辜负纳西人民的哺育和党的培养，他的贡献是永存的。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本书也有其局限性，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某些结论是否正确尚可以讨论，有待于进一步去探索、去论证。何况，东巴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不是几篇文章、几部著作所能穷尽的，在学术上，“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不必求全责备。我们相信，木丽春同志会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去完善、补充、修正和发展自己的观点，去取得更好的成就。我们衷心地祝愿他。